



醫方
辨證錄

八

武 9
186
8



武
186
8

岡氏
齋

岡氏
齋

辨證錄卷之八

瘧疾門

人有發瘧、先腰痛頭疼、且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熱如火熾、熱止汗出、不能即乾、遍身骨節、無不痠痛、小便短赤、世俗皆稱脾寒、此乃太陽膀胱經之瘧也、夫風邪從太陽經而入、即瘧邪也、惟是冬月風邪、入太陽而成傷寒、若夏秋風邪、入太陽而成瘧耳、蓋冬月之風、乃至寒之風、夏秋之風、乃至熱之風也、風不同、而病亦異、總之無食無痰、不能成瘧、夏秋之間、明是熱風作祟、裹住痰食不化、行於陰而作寒、行於陽而作熱也、夫痰食之類、遇寒則停住、遇熱宜流通、何反裹痰食而不化、此乃寒熱酷烈、因

辨證錄

瘧疾

卷之八

松井家藏

清 山陰 陳士鐸敬之甫著

大日本 長崎 淺井俊元民甫校

脾胃之衰盛以分勝負邪旺之極正不能敵邪遂至狼狽無津液以養身體骨節所以痠痛也正既不能敵邪邪勢更張反堵截其關津路口小便不能遽出而邪火入之此所以短赤也治法健脾胃之上散太陽之邪消痰化食邪無所恃而自散矣方用開邪散白朮五錢茯苓五錢前胡一錢柴胡一錢甘草五分猪苓二錢人參一錢青皮一錢枳殼一錢白豆蔻三分山查一錢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輕再劑又輕三劑全愈此方健脾胃之氣則土旺敢與邪戰健脾胃之中用利水化濕之藥引邪直走於膀胱太陽之經邪從太陽而入仍從太陽而出在本經尤易分消耳方中不專散太陽之邪而兼表少陽之鬱蓋少陽乃太陽之去路早斷其竄走之途則邪不得不仍趨太陽原路而去况消痰化食之品無不用之得宜則堂堂之陣自然望旗幟

而驚遁矣

此症用加味四君湯亦甚效

人參甘草桂枝各一錢白朮茯苓各五錢半夏二錢水煎服

目一作日

人有發瘧之時身先發熱頭疼鼻乾渴欲飲水目眴眴不得眠甚則煩燥畏火光厭聽人聲喧嘩人謂熱病誰知是陽明胃經之瘧乎夫陽明胃土也邪入陽明其勢自大蓋陽明多氣多血之經其容水穀亦至盛宜足以容邪何邪入反能作祟蓋水穀之氣盛正足資盜賊之糧也譬如賊居深山勢不甚張及至入於城市則妄行流毒恣其擄掠無有止足也陽明胃經之邪亦復如是若胃中水穀未足充其飢渴必索水以救其內炎渴甚多飲則水停於心胃之中心氣為水所遏不得下交於腎則心腎兩開何能寐乎心不能下交於腎則腎畏火炎何敢上交於心

以滋心中之液，自然心無所養，而煩燥生火，邪更熾傷火畏火，喜靜而不喜動，人聲喧嘩，安得不惡，總皆陽明熱邪作祟也。治法可不急瀉其陽明之熱邪乎？然而火邪居於胃中，燥乾津液，胃氣必虛，但瀉其邪，不補其正，則正氣消亡，邪益跳梁，是終無痊可之日也。故必須補中，以瀉其火熱之邪，則正不傷，而邪亦易解也。方用平陽湯：乾葛二錢，人參三錢，白朮五錢，貝母三錢，橘紅一錢，石膏三錢，麥冬五錢，柴胡一錢，茯苓五錢，水煎服。一劑輕，再劑又輕，四劑全愈。此方以人參、白朮助脾胃之氣，乾葛、石膏瀉陽明之火邪，貝母、橘紅消陽明之痰食，麥冬滋肺經之炎，柴胡舒胆經之鬱，茯苓泄太陽之滯，既攻補兼施，復彼此相制，邪安得不退避哉。

此症用伐邪湯亦效

石膏人參各三錢，半夏柴胡各二錢，麥冬五錢，茯苓一兩，甘草厚朴枳殼各一錢，水煎服。

人有瘧病，初發之時，往來寒熱，口苦耳聾，胸脇脹悶作痛，或嘔或不嘔，人以爲火熱之瘧也。誰知是少陽胆經之瘧乎？夫風邪入於人身，不敢遽入於臟，每伏於半表半裏之間，乘人虛弱，而後深入，進退於表裏，而寒熱生焉。故進與陰相爭，則寒出，與陽相爭，則熱。半表半裏者，少陽之地也。瘧發之時，必有寒熱之兆。寒熱之往來，適在少陽所主之位，口苦者，胆汁外泄也；耳聾者，胆氣不舒也；胸脇脹悶作痛者，胆血有滯也；或嘔或不嘔者，胆邪挾痰食而上冲也。治瘧之法甚多，烏可舍少陽而別治？然治少陽之瘧，有偏陰偏陽之分。偏陰則多寒，偏陽則多熱。有純熱無寒，有純寒無熱之時，補偏救敝，總不可離少陽，而求協其和平也。方用和瘧湯：柴胡三錢，當歸一兩，白朮五錢，茯苓五錢，半夏

一錢、甘草五分、生薑五錢、白芍五錢、山查一錢、青皮一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三劑全愈。此方無一味不入少陽之經絡，又無一味不入脾胃之臟腑，祛邪復能輔正，解表隨可固裏，真和解之仙丹，非特祛瘧之神劑也。

此症用首攻

湯亦效

白芍五錢、當歸二錢、茯苓五錢、半夏二錢、香附三錢、羌活五分、甘草神麴各一錢、水煎服。

人有發瘧之時，先寒作顫寒，後變熱，面色蒼白，善起太息之聲，甚者狀如欲死，或頭疼而渴，人以為寒熱相間之瘧，誰知是厥陰肝經之瘧乎？夫肝經之瘧，由少陽胆經而入，若肝木自旺，則少陽之邪，何敢深入？今因肝木之虛，邪遂乘機突入矣。肝氣本急，邪入肝中，宜有兩脇脹滿之兆，茲安然不見有此等之病，是肝之大虛也。蓋肝旺必怒，不怒而起太息之聲者，是肝弱之極，不

敢怒而又不能制其邪，故反生太息也。甚如欲死者，因氣逆不能發聲也。氣逆則火升於上，而不易下降，咽喉自存火氣而作渴矣。治法自宜急補肝，以祛邪，不可縱邪以伐肝也。方用補肝祛瘧湯：白芍一兩、當歸一兩、何首烏生用一兩、鱉甲三錢、茯苓五錢、青皮一錢、柴胡一錢、半夏二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全愈。此方全不祛邪，純補肝氣，肝氣旺而邪氣難留，得柴胡引出於少陽之分，則邪有出路，自然易解矣。

此症用護肝

湯亦效

熟地鱉甲各五錢、山茱萸二錢、何首烏三錢、白芥子三錢、當歸一兩、柴胡一錢、五分、水煎服。

人有發瘧之時，先寒後熱，寒從腹起，善嘔嘔已乃衰，熱過汗出，乃已。人以為感邪作瘧，誰知邪盛於太陰之脾經乎？夫脾乃濕土，原易生痰，食即難化，又得風邪，合之自易成瘧。夫各經之瘧，俱

宜兼顧脾土，豈脾土自病，反置脾於不補乎？惟是脾乃濕土，其性原濕，單補脾土，則土不能遠健，痰濕之氣不能驟消，嘔吐之逆未易安也。必須兼補命門之火，則土得溫和之氣，而痰濕自化，風邪無黨，難於作威，欲久踞脾而不可得矣。故治法不治脾，不可單治脾，亦不可也。方用溫脾祛瘧湯：白朮一兩，茯苓五錢，山藥五錢，芡實五錢，人參三錢，肉桂一錢，炮姜一錢，橘皮一錢，半夏一錢，甘草一錢，白豆蔻三粒，水煎服。一劑嘔吐定，二劑寒熱除，三劑全愈。夫瘧病多本於脾寒，此方尤治脾寒聖藥。凡是脾胃虛寒，而得瘧症者，將方煎服，無不神效。正不必問其一日二日之瘧也。

此症用加味木

苓湯亦效

白朮二兩，茯苓五錢，半夏三錢，肉桂二錢，生薑一兩，白豆蔻三粒，水煎服。

人有發瘧之時，寒熱俱盛，腰痛脊強，口渴寒從下起，先脚冷，後由腿冷至臍，由臍冷至手而止，其頸以上則不冷，人以為寒瘧也。誰知是足少陰腎經之瘧乎？此瘧最宜早治，亦須補陰為主，倘不補其陰，開手用祛邪之藥，必變為四日兩發之瘧也。蓋此瘧原是內傷於陰邪，乘陰虛而入之。初起時陰不甚虛，即用補陰之劑，加入散邪之味，則隨手奏功。無如人但去祛邪，不知補正，遂至陰愈虛，而邪益深也。雖然邪乘陰虛深入，吾仍補其陰，陰日盛而邪日退，何不可治之有？夫邪既深入，尚且補其陰，而邪退，况邪初入之時，補陰而邪有不速退者乎？方用退邪湯：熟地一兩，何首烏生用一兩，當歸五錢，鱉甲五錢，茯神五錢，山藥五錢，白芥子三錢，柴胡五分，人參三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四劑全愈。此方補腎中之陰，何加入柴胡人參，舒少陽之氣，健

脾胃之土耶、不知邪入於腎、必須提出於少陽、半表半裏之間、風邪易於消散、又恐柴胡入於至陰、而提出於至陽、非用人參、則升提無力、故用之以健其脾胃、則脾胃有生氣、陽足以升陰也、况驚甲首烏、俱是入陰攻邪之藥、邪見陰分之中、無非能征善戰之將、何敢久戀於陰而不去乎、越出於陽分、陽氣不虛、豈容邪之存住、陰陽並攻、邪見之却走矣、

此症用四瘧散亦效

熟地二兩、白朮一兩、甘草一錢、山茱萸一兩、人參五錢、白芥子三錢、柴胡三分、荆芥一錢、炒黑水煎服

人有四日兩頭發瘧者、終年累月不愈、但有熱而不寒、雖有汗而不渴、每發於夜、人以為陰虛之極、誰知是陽衰之極乎、夫邪入人身、每乘陰陽之虛、然瘧之初入、必先入陽、而後入陰、入於陽則發近、入於陰則發遠、入於至陰之中、則其發更遠、四日兩發

者、乃內經所云、間二日之瘧、即邪入於至陰也、最難祛、逐以陽氣衰微、不敢與邪相戰、邪得安居於至陰之中耳、夫邪正原不兩立、正不容邪、而邪每欺正、今邪居於至陰、譬如強梁之輩、僑寓人家、欺主人之軟弱、鵲巢鳩居、心忘主人於戶外矣、四日兩發之瘧、情形實有相似、故治法必須大補陽氣、後益之以攻陰邪之藥、則邪出而與陽相角、始可成功、倘以為陰虛、惟用滋陰之藥、則邪且樂得相資、雖佐之祛邪之味、彼且謹閉至陰之藏、而不出矣、方用提陰升陽祛邪湯、人參一兩、白朮一兩、何首烏生用一兩、驚甲一兩、茯苓五錢、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肉桂一錢、柴胡一錢、白芥子三錢、水煎服、二劑反覺寒熱交戰、而病重、再服二劑、寒熱不生、全愈矣、此方雖陰陽雙補、而意重補陽、陽旺則敢與邪鬪、故初服之、而病重者、正陽氣與邪氣交戰也、兼

補陰者助其陰氣之旺則陰旺而邪不敢重回於至陰之內用柴胡於補陰補陽之中者提出陰氣以交於陽則邪亦從陰俱出一遇陽氣則彼此大開又有驚甲何首之輩超勇絕倫邪有不披靡而遁哉故一戰不勝連戰未有不勝者也

此症用遠瘡

湯亦佳甚

人參山茱萸驚甲當歸各一兩白朮熟地各二兩山藥五錢附子一錢柴胡五分白芥子三錢水煎服

人有哀哭過傷病後成瘡困倦甚疲人以為瘡母之未消誰知是陰陽兩虧乎夫瘡之盛衰全視乎陰陽之衰旺也下多亡血亡其陰也悲哀傷氣傷其陽也陰陽兩虧正氣虛極何能與邪氣相爭惟聽瘡邪之往來邪盛則盛邪衰則衰治法宜助正以祛邪倘惟事攻邪而不知補正則正氣愈虛汗心大出陰虛陽散欲不亡得乎方用救正湯人參一兩黃芪一兩白朮二兩炙甘

草一錢當歸五錢半夏三錢水煎服連服數劑瘡止十劑全愈夫瘡邪之久居不散者正藉痰氣之彌滿耳補正氣以消痰氣則正氣自旺痰氣自消此瘡之更易痊也此方全在用半夏之神補非呆補消非峻消矣

此症用救哀

湯亦效

黃芪一兩白朮二兩人參五錢茯苓一兩驚甲山茱萸白芍各五錢半夏三錢水煎服

人有一時病瘡自卯足寒至酉分方熱至寅初乃休一日一夜止甦一時人以為風邪之入於營衛也誰知是寒氣之入於陽明乎夫足陽明與衝脉合宗筋而會於氣街行房之後陽明與衝脉之氣皆奪其所用其中空虛寒邪相犯即乘虛而入舍於二經之間二經過脛會足跗上因邪之相合而二經之陽日虧不能滲榮其經絡故疔行而不能止也治法補二經之虛兼散其

寒邪則陽氣自旺，寒邪難居，得汗可解。然而足跗道遠，藥力未易驟到，非多加藥餌，何能取勝哉？方用解寒湯：人參五錢，白朮一兩，附子三分，蒼朮三錢，川芎二錢，柴胡五分，水煎服。二劑汗出而愈。此方用參朮以大補其氣，佐之蒼朮川芎柴胡以發其汗，用附子以引至陽明衝脈宗筋氣街之所，自然氣因補而無秘塞之憂，邪得散而無閉結之患矣。

此症用參朮附

半湯亦效
人參一兩，附子二錢，半夏三錢，白朮二兩，水煎服。二劑全愈，不必再服。

人有瘧病，發寅申巳亥之時者，人以為痰瘧也。然亦知為陰中之陽，與陽中之陰乎？夫同一瘧病，何以分其陰陽哉？大約晝發者為陰中之陽，夜發者為陽中之陰也。故晝發者發於巳而退於申，巳陽而申陰也；夜發者發於亥而退於寅，亥陰而寅陽也。以

此而辨別陰陽，斷不少悞。然則症既分陰陽，治法烏可合治之乎？吾以為未常不可合治也。雖陽病在於氣虛，陰病在於血少，然而無痰無食，終不成瘧。消化痰食，寧有異哉？且痰食之不消，而結成瘧母，要不離乎肝氣之鬱結。以下尅夫脾土也。疎肝以健土，則脾之氣旺，而痰與食自化。是治肝以治瘧，陰陽正不可異也。方用疎肝兩消湯：白芍三錢，白朮五錢，陳皮一錢，半夏一錢，當歸三錢，厚樸一錢，柴胡二錢，茯神三錢，白芥子一錢。氣虛者，加人參三錢。血虛者，加熟地八錢。水煎服。八劑必發大汗而愈。此方陰陽兩治之法也。陰中引陽，以出於陽分，而陰又不傷。陽中引陰，以離於陰分，而陽又無損。兩相引，而陰陽之正氣日盛。自然兩相制，而陰陽之邪氣日消。况氣虛，加人參以助陽，血虛加熟地以滋陰，又陰陽之分治，何瘧之不除哉？人見其治瘧

之神也遂以此方能統陰陽而治瘡也誰知單消痰食止疎其
肝氣之鬱結乎

此症用散母
湯亦效

人參何首烏半夏鱉甲各三錢白芍白朮各
五錢柴胡一錢青皮神麩各二錢水煎服

虛損門

人有多言傷氣咳嗽吐痰久則氣怯肺中生熱短氣嗜臥不進飲
食骨脊拘急疼痛發痠夢遺精滑潮熱出汗脚膝無力人以爲
癆怯之症也誰知其先傷於氣乎夫傷氣者傷肺也肺傷則金
弱不能生水腎經無滋化之源何能分餘潤以養臟腑乎肺金
生熱則清肅之令不行膀胱之氣不化脾胃俱失其運化之權
土虧而金益弱金弱而水益虛水難養肝而木燥水難灌心而
火炎木強則侮金火勝則尅肺欲氣之旺也得乎氣衰則不能
攝精精涸則不能收汗汗出則不能生力此骨脊之所以痠疼
飲食懈怠而嗜臥也治法必須先補其肺更宜兼補脾胃蓋肺
氣不能自生補其脾胃則土能生金脾胃爲肺金之母也方用
益肺丹人參三錢白朮三錢當歸三錢麥冬五錢北五味三分

柴胡五分、荆芥五分、山藥三錢、芡實三錢、水煎服、四劑而脾胃之氣開、又四劑而咳嗽之病止、又服四劑、痠疼之疾解、又四劑潮熱汗出之症痊、再服十劑、氣旺而各恙俱愈、或疑損其肺者、益其氣、未聞損其氣者、益其肺也、不知益肺實益氣也、肺衰則氣衰、肺旺則氣旺、氣衰烏可不補肺哉、若補肺何能舍脾胃、而他補乎、

此症亦可用壯氣湯治之

人參三錢、麥冬一兩、甘草三分、百合一兩、貝母三分、水煎服

人有失血之後、不知節勞慎色、以致內熱煩渴、目中生花、見火耳內蛙聒蟬鳴、口舌糜爛、食不知味、鼻中乾燥、呼吸不利、怠惰嗜臥、又不安貼、人以爲癆瘵之漸也、誰知是傷血而成之乎、夫肝藏血、失血者乃肝不藏血也、然其由非大怒、以動其血、卽大勞

以損其血也、雖動與損不同、而補血養血、必宜合一、無如酒色財氣、無非動血之媒、耳目口鼻、無非損血之竅、養血者旣無其方、補血者又缺其藥、此失血者、往往難痊、因循誤治、不至於死亡不已也、倘一見失血、卽用平肝止血之藥治之、何至於瀕傷不救、但失血成損、苟徒補其血、則血不可以驟生、而耗血之臟腑損於內、爍血之情慾損於外、亦必死之道也、蓋補血必須補氣、而養血必宜益精、使陰陽兩資於上下、而中焦肝臟之血已損者、能增未損者能固也、方用緩中湯、白芍一兩、當歸一兩、人參一兩、甘草一錢、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麥冬五錢、三七根末三錢、荆芥炒黑一錢、炒黑姜炭五分、水煎服、一劑睡臥安、二劑煩渴止、十劑病減半、二十劑又減半、三十劑全愈、此方氣血精同補之藥也、然補氣藥少於補精血之藥者、以失血之病、畢竟

陰虧、吾重補其陰、而少補其陽、則陽能生陰、陽不至於大亢、陰能制陽、陰不至於太微、自然氣行於血之中、以生血、即血固於氣之內、以藏血也、寧尚有走失之患哉、况方中原有荆芥之引經、姜炭三七根之止血、又用之無不咸宜者乎、

此症用八物湯亦佳

白芍山藥各五錢當歸熟地麥冬各一兩甘草五分丹皮沙參各三錢水煎服

人有入房縱慾、不知葆澀、以致形體瘦削、面色痿黃、兩足乏力、膝細腿搖、皮聚毛落、不能任勞、難起牀席、盜汗淋漓、此損精而成癆症也、夫陰精足者、其人壽、未有精虛而能長年者也、然而精足者、舉世絕無其人、所以腎有補而無瀉、其或病或不病、亦分之於能節與不能節耳、世人貪片刻之歡、至於死亡、無論也、泄精未至於死亡、烏忍其病而不救、要不能舍填精、而別求異術也、

也、然而填精實難、泄精既多者、不特傷腎、必且傷脾、脾傷胃亦傷矣、胃為腎之關門、胃傷則關門必閉、雖有補精之藥、安能直入於腎宮、是補腎必須補胃、胃與脾為表裏、補胃而補脾在其中、故填精之藥、斷宜合三經同治耳、方用開胃填精湯、人參三錢、白朮五錢、熟地一兩、麥冬三錢、山茱萸三錢、北五味一錢、巴戟天一兩、茯苓三錢、肉豆蔻一枚、水煎服、連服十劑、精神生、飲食知味、胃氣大開、再用十劑、可以起衰、再用十劑、前症頓愈、此方雖非起死之方、實係填精妙藥、填精而精足、精足人可不死、然則此方正起死之方也、人亦加意而用之乎、

此症用扶弱湯亦妙

熟地一兩、石斛麥冬各五錢、北五味子一錢、巴戟天、兔絲子各三錢、山茱萸五錢、水煎服

人有行役勞苦、動作不休、以至筋縮不伸、臥牀呻吟、不能舉步、遍

身疼痛、手臂痠麻、人以為痿症之漸也、誰知是損筋之故乎、夫筋屬肝、肝旺則筋旺、肝衰則筋衰、損筋是損肝也、補肝其可緩乎、然肝之所以衰旺者、乃腎之故也、腎水生肝木、腎水足而肝氣旺、腎水虛而肝氣衰、故筋衰者、必補其肝、而肝衰者、必補其腎、雖然補其腎、肝受益矣、但肝又去生心、吾恐補腎以生肝、尚不暇養筋也、更須補其心氣之不足、則肝不必去、生心、肝木得腎之滋、枝葉條達、筋有不潤者乎、方用養筋湯、白芍一兩、熟地一兩、麥冬一兩、炒棗仁三錢、巴戟天三錢、水煎服、二劑筋少舒、四劑筋大舒、十劑疼痛痠麻之症盡痊矣、此方心肝腎、三經同治之藥也、凡三經之病、均可用之、非獨治傷筋不足之症、在人通用之耳、

此症用舒筋湯亦效

白芍熟地各一兩、甘菊丹皮牛膝秦艽各二錢、白朮五錢、枸杞二錢、葳蕤五錢、水煎服

人有久立腿痠、更立而行房、則兩足必然無力、久則面黃體瘦、口臭肢熱、盜汗骨蒸、人以為瘵病也、誰知起於傷骨乎、夫骨中籍髓、以能堅骨、無髓則骨空矣、又何所恃、而能立乎、然而傷骨、亦能耗髓、况立而行房、則骨與髓兩傷矣、何能不病哉、且傷骨中之髓者、即傷腎中之精也、髓涸者、腎水先涸也、腎涸不能化髓、骨中所以空虚也、故欲補骨中之髓、必先補腎中之精、方用充髓丹、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金釵石斛五錢、地骨皮三錢、沙參五錢、牛膝三錢、五味子一錢、茯苓三錢、水煎服、此方填補真陰、使腎水充足、精滿髓充、而骨健也、倘用冷藥、以損胃、或用熱藥、以助陽、則熬乾津液、燥以益燥、必成爲癆瘵、而不可救矣、

此症用龜鹿飲亦效

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金釵石斛、牛膝、虎骨、龜膏、杜仲各三錢、山藥、鹿角膠、兔絲子、白朮各五錢、水煎服。

人有過於歡娛、大笑不止、遂至唾乾津燥、口舌生瘡、渴欲思飲、久則形容枯槁、心頭出汗、人以為陰虛火動也、誰知是陽旺火炎哉、夫心屬陽火、腎屬陰水、陰水遇陽火而爍乾、陽火必得陰水而灌溉、是心火非腎水相交、不能止其炎上之性、惟是心中無液、則心必燥矣、何心頭偏能出汗耶、不知喜主心、而喜極反至傷心、蓋喜極則心氣大開、液不上行於唇口、盡越於心頭之皮肉矣、故腎中之津、到於心即化為汗、何能上濟於廉泉之穴、以相潤於口舌之間乎、明是心氣之傷、截流而斷塞也、然則治法不必補腎水之源、仍補其心氣之乏、而廉泉之穴自通矣、方用通泉飲、炒棗仁一兩、麥冬一兩、天門冬三錢、北五味一錢、人參三錢、丹參三錢、遠志一錢、當歸五錢、甘草一錢、柏子仁三錢、水

煎服、一劑口潤、再劑心頭之汗止、三劑諸症全愈、此方補心氣之傷、又是生津生液之藥、何必補腎以通源哉、

此症用玄參、蓮棗飲亦佳。

玄參三兩、丹皮炒棗仁各一兩、丹參五錢、相子仁、蓮子心各三錢、水煎服。

人有用心太過、思慮終宵、以至精神恍惚、語言倦怠、忽忽若有所失、腰脚沉重、肢體困憊、人以為怯症之成也、誰知是勞心以至傷神乎、夫心藏神、神之久安於心者、因心血之旺也、思慮無窮、勞其心矣、心勞則血必漸耗、而神無以養、恍恍惚惚、有無定之形、且神宜靜、不宜動、神動則心更動、心動而血益虧、血虧而神愈動、雖有腎水之資、而血不能滋、雖有肝木之養、而液不能入、寡弱之君、無以自立、雖有良輔、而四體不能強健、此腰脚肢體所以沉重而困憊也、治法必急救其心、而救心必以安神為主、

獲恐
護誤

方用定神湯人參一兩、茯神五錢、白朮五錢、丹參五錢、遠志一錢、生棗仁五錢、丹砂末一錢、柏子一錢、巴戟天三錢、黃芪一兩、當歸五錢、山藥三錢、甘草一錢、白芥子二錢、水煎服。一劑心安。二劑神定。十劑而身健矣。此方心脾胃肺肝同治之藥也。蓋心為孤主，非得心包戴，則神恐有下堂之走。今得脾胃肺肝之同治，則扶助有力，心血易生，心神自旺矣。

此症用龍齒安神丹亦妙

人參麥冬各一兩、黃連二錢、柏子仁三錢、龍齒火煨醋焙為末一錢、炒棗仁三錢、甘草五分、北五味子一錢、水煎服。

人有終日勞心，經營思慮，以致心火沸騰，先則夜夢不安，久則驚悸健忘，形神憔悴，血不華色。人以為心氣之弱也，誰知是心血之虧乎。夫心宜靜而不可動，靜則火不自炎，腎水自然來濟。若動則心腎兩不相交矣。蓋腎水非火不生，然而腎得溫火，而水

易生，腎得烈火，而水易竭。心過勞而火動，正烈火而非溫火也。腎畏避之，不暇敢來上升，以受火之威逼乎。水不上升，心愈乾燥，必且自焚，虛損之症成矣。夫五臟之損，損至心而亡。今損不由五臟，心先自損，宜為不治之症。然而心宮寧靜，原取給於各臟腑也。各臟未損，正有生機，補各臟之氣，自然虛者不虛，損者不損也。治法專補其脾胃肺肝之氣，方用衛生生氣湯。人參三錢、白朮五錢、麥冬五錢、北五味五分、白芍一兩、白芥子二錢、炒棗仁三錢、玄參一兩、水煎服。二劑心血生，心氣亦旺矣。此方五臟兼補之藥也。然而兼補五臟，又是獨補心宮，所以為奇。倘止補心而不補餘臟，或單補一二臟而不五臟之兼補，反有偏勝之憂，非善補心傷虛損之法也。

此症用益心丹亦可治

人參當歸各五錢麥冬炒棗仁各一兩天花粉北五味遠志神麴丹砂各一兩菖蒲五分兔絲子三錢水煎服

人有過於好色入房屢戰以博歡趣則鼓勇而鬪不易泄精漸則陽事不剛易於走泄於是骨軟筋麻飲食加少畏寒之症生人以爲氣虛之故誰知是腎中之水火兩損乎夫腎中相火藏於命門之中乃水中之火也腎中水火不可兩離頻於泄精者似乎損水而不損火殊不知火在水中水去而火亦去也凡人火動之極而水泄之水泄之極而火無水養則火更易動而易泄水火兩傷欲腎之不損得乎治法必須大補腎中之水不可補夫腎中之火蓋水雖生於火而水涸之時驟補夫火則水不能制而火且炎上亦足以害之也惟大補夫水使水足以制火而火亦自生方用六味湯大劑煎飲服至兩月然後加入附子肉桂以培補命門之真火則水火有既濟之妙庶幾兩受補陰補陽

之益也世人認八味丸爲補陽之藥然仍於水中補火是補陽而兼補陰之藥也所以補火無亢炎之禍補水無寒冷之虞耳

此症用兔絲地黃湯亦神

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兔絲子一兩巴戟天五錢水煎服

人有易於動怒雖細微飲食瑣碎居處家人父子之間無不以盛氣加之往往兩脇滿悶其氣不平遂致頭疼面熱胸膈脹痛人以爲肝氣之勝誰知是肝血之損乎夫肝性最急得血以養惟肝中無血則肝氣抑鬱而不舒遂易動怒矣蓋肝氣最不能藏而喜泄肝氣藏則肝血必然外越肝血藏則肝氣必然外疏肝氣泄則肝血必然內生肝血泄則肝氣必然內鬱是二者原相反而相成者也今易於動怒者是肝血欲藏而不能藏肝氣欲泄而不能泄矣治法補肝血以使之藏平肝氣以使之泄而已

方用逍遙散加味治之白芍一兩白朮五錢陳皮五分甘草五分茯苓當歸各五錢柴胡一錢炒梔子三錢半夏一錢荆芥炒黑三錢水煎服連服十劑血藏於肝中氣摠於肝外兩得其宜也蓋此方原善疏肝經之鬱氣鬱解而氣自和况清其火血有寧靜之氣引其經血有返還之思重用白芍當歸以生其新血輕用柴胡半夏以解其逆氣所以兩收其功也

此症用加減生熟二地湯亦妙

生地熟地各一兩白芍麥冬各五錢山萸三錢北五味一錢炒梔子二錢甘草一錢水煎服

人有不食則腹中若饑食則若飽悶吞酸溏瀉日以為常遂至面色痿黃吐痰不已人以為胃氣之傷也誰知是脾氣之損乎夫脾為胃土代行其傳化者也胃之氣全籍脾氣之運動胃乃得化其精微不特脾受益而各臟腑之氣無不受其益也今脾氣

受傷不能為胃以代行其傳化不特胃之氣無以生而脾不得胃氣之化則脾亦受損而不受益勢必至脾胃兩損何能分其津液以灌注夫各臟腑之氣耶治法必大健其胃兼補夫脾蓋胃與脾為表裏兩者宜合不宜離者也方用益脾湯人參一錢山藥五錢芡實三錢巴戟天三錢砂仁一粒半夏三分茯苓二錢扁豆一錢神麴一錢肉果一枚白朮三錢水煎服服三月胃氣開再服三月脾氣壯但見有益不知有損矣此方開胃之藥多於補脾以脾損由於胃虛故補胃而自益其脾也

此症用果腹飲亦效

白朮一兩甘草一錢破故紙一錢砂仁一粒茯苓三錢芡實五錢水煎服

人有終朝咳嗽吐痰微喘少若行動則短氣不足以息人以為心火之刑肺誰知是肺氣之自損乎夫肺主氣五臟七腑雖各自

有氣皆仰籍肺中清肅之氣以分布之也。今肺金自損，自衛不足，何能分給於各臟腑乎？且腎水非肺金之氣不生，肺既自顧不暇，不來生腎，腎無肺氣而水涸，肺又分其氣以救子而不足，自然子病而母之氣亦盡矣。治法宜大補肺氣，兼補腎水，方用六味湯加麥冬、五味子，大劑與之。久服腎旺而肺亦旺也。夫六味湯補腎之藥，即加五味、麥冬之補肺，而入於六味丸湯中，仍是補腎者也。補腎以治肺，此勝於治肺者也。腎旺而肺不必顧子，况又有麥冬、五味之滋肺，受益正無盡也。何損之不愈哉。

此症用延息

湯亦佳

人參百各各五錢，甘草一錢，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牛膝二錢，北五味五分，茯苓二錢，水煎服。

人有貪用飲食，甚至遇難化之物而不知止，逢過寒之味而不知節，遂至胸腹脹悶，已而作痛，生疼，後至起噁吞酸，見美味而作

噯，不欲食者，人皆以為脾氣之困，誰知是胃氣之損乎？夫脾胃雖為表裏，然一主入而一主出，能入而不能出者，脾氣之衰，能出而不能入者，胃氣之乏也。雖脾胃交相傷損，然治法不可槩治，必分別其何經之傷，使損者多獲其益，則胃易開而脾易健。蓋脾胃同屬一土，而補土實有兩法，脾虛屬腎寒，胃虛屬心冷也。故補脾者必須補腎，而補胃者必須補心，不可混也。今見美味而噯，明是胃虛，而非脾虛矣。治法補其心火，而胃氣自開。方用六君子湯加味治之，人參二錢，白朮三錢，炒棗仁、茯苓各二錢，陳皮五分，甘草五分，半夏一錢，乾姜炒二錢，附子一片，水煎服。連用十劑，胃中溫和，再服十劑，前症頓去。此方雖仍是統治脾胃之藥，然加棗仁、乾姜、附子之類，是補心者居其重，補脾者居其輕矣。名是脾胃兼治，實偏於治胃者也。

此症用生氣

湯亦妙

人參二錢、白朮一錢、巴戟天二錢、陳皮三分、甘草二分、茯苓二錢、砂仁一粒、穀芽一錢、泡姜五分、水煎服

癆瘵門

人有縱慾傷精、兩脛痠痛、腰背拘急、行立足弱、夜臥遺泄、陰汗痿靡、精神倦怠、飲食減少、而耳颼颼如聽風聲、人以為傳尸之癆瘵也、誰知是自傷於腎、為初起之癆瘵乎、夫人之貪色、或立而行房、或勞而縱送、或一泄未已而再泄、或已勞未息而再勞、或興未來而罷勉強合、或力已竭而帶乏圖歡、或天分原薄、服春藥而快志、或材具本小、學展龜以娛心、或行役辛苦、猶然交會、或思慮困窮、借以忘憂、一宵之歡、遂成終身之疾、原不在婦女之衆、與泄精之多也、不知節便即成癆矣、必致失血、兼之吐痰咳嗽、夜熱盜汗、畏寒畏熱、似瘧非瘧、胸中似饑非饑、似痛非痛、飲饌之類、既不能多、復不能化、失情失緒、骨蒸火動、又思色以洩其火、見色而動其意、鬼交夢遺、而不可止、於是發寒發熱、骨

髓之中遂生癆蟲因循至死深可傷也治法補真精之乏開胃氣之衰加之殺蟲之藥安在將死者之不可救乎方用救癆湯熟地五錢白芍二錢山藥二錢沙參三錢地骨皮五錢麥冬二錢北五味十粒人參五分白微五分白芥子一錢鼈甲一錢茯苓一錢水煎服十劑蟲死二十劑胃氣大開連服二月精神漸旺服一年而愈然必須斷色慾也此方補陰居多少加人參以助胃氣則補陰而無膩滯之憂即所用殺蟲之藥非狼虎毒味可比消弭於無形所以有益無損也此方看其平常配合精良以治初起之癆實有神功耳

此症用救敗湯治之

地骨皮丹皮各五錢人參三分白芍三錢山藥一兩甘草二分水煎服

一前病用前方妙矣然傷腎以成前病者世人頗多恐一方不足

以概治也我更受異人之傳尚有一方以治前病甚效因并誌之異人謂傷腎以致生癆蟲者必須先殺其蟲後用補腎之藥則腎經受益否則徒補其精也蓋蟲不去則所生之精僅足以供蟲之用蟲得精之旺蟲之勢愈大與其於補中殺蟲不若先殺其蟲後補其陰之為勝惟是殺蟲之藥未有不更傷其陰者吾方則不然雖死其蟲而於陰仍未有損且能開胃方名祛崇丹鱧魚一條重六兩懷山藥三兩芡實一兩水煮極爛少加青鹽同食食完不必吃飯一日必須食完連湯汁飲之一次之後隔七日再照前食之三次則骨中之蟲無不死者然後另用起癆湯人參一錢茯苓三錢麥冬三錢北五味子十粒生棗仁二錢熟地五錢山茱萸二錢巴戟天二錢山芍一錢白芥子五分沙參一錢水煎服一月精漸旺矣再服一月全愈此方平中

有奇前方奇中實平皆異人所傳余不敢隱願與世共之以救初起腎癆之病云

人有夜臥常驚或多恐怖心懸懸未安氣吸吸欲盡淫夢時作盜汗日多飲食無味口內生瘡胸中煩熱終朝無力惟思睡眠唇似硃塗顴如脂抹手足心熱液燥津乾人以爲腎經之癆瘵誰知腎傳於心而心初受病乎夫心宮寧靜邪不可侵邪侵於心則神必越出於外腎癆生蟲無形之邪氣犯心尚不可救烏容有形之蟲深入哉不知蟲雖有形而蟲之氣亦無形腎氣既交於心而腎中之蟲氣烏得不上交哉蟲之氣與腎之氣自是不同腎氣交心而心受益蟲氣交心而心受損何必蟲入心而心始病乎然則治法不必治心仍治腎可也然而徒治腎而蟲在則蟲之氣仍在腎心仍受蟲之害也故救心必須滋腎而滋腎

必須殺蟲方用起瘵至神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麥冬一兩茯苓五錢山藥五錢芡實三錢肉桂三分白朮三錢杜仲一錢鼈甲五錢百部二錢水煎服連服十劑癆蟲死矣再服一月腎氣旺而心氣安再服一月全愈此方全是補腎安心之劑惟鼈甲百部乃殺蟲之藥鼈甲深攻引百部直入於至陰之內又是補陰而不傷於髓蟲以爲養身之味詎知是殺身之味耶蟲死而腎無異氣則心氣受益而又有麥冬茯苓白朮之相扶自然慶安奠於宮中喜救寧於殿上也

此症用安養湯亦效

人參百部各一錢山藥一兩甘草三分麥冬五錢北五味十粒白朮二錢茯苓三錢水煎服

人有咳嗽吐痰氣逆作喘臥倒更甚鼻口乾燥不聞香臭時偶有聞卽芬郁之味盡是朽腐之氣惡心欲吐肌膚枯燥時作疼痛

肺管之內恍似蟲行乾皮細起狀如麩片人以為肺經癆瘵也
誰知是心癆而傳之肺乎夫肺為嬌藏最惡心氣之尅心以正
火刑肺肺尚受病况以尸蟲病氣移而刑肺肺安得而不病乎
然而肺氣之傷者傷於心之火氣也心受蟲氣之傷心自顧不
遑何能分其蟲氣以尅肺不知心嫌蟲氣之侵乃不自受即以
蟲氣移入於肺而自避其毒也况肺為腎之母肺原能自交於
腎而腎之蟲氣何獨不交於肺乎此心腎交侵癆瘵之勢倍重
於腎之傳心矣治法消心中之蟲氣不若仍消腎中之蟲氣也
然而心腎兩傷又消兩經之蟲藥必先經於胃蟲未必殺而胃
氣先亡則肺金大失化源非治之善也法宜健胃則分布精液
心腎有益胃又無損則蟲可得而誅矣方用健土殺蟲湯白朮
五錢人參二錢白朮二錢萬年青一片熟地一兩麥冬一兩山

菜萸三錢生棗仁三錢車前子二錢貝母一錢水煎服二劑氣
喘少平又二劑咳嗽漸輕又二劑知香臭又二劑疼痛漸止服
三月全愈此方補胃氣又不助陽消蟲氣又不損液腎足以制
心而心不至於刑肺實治癆瘵傳肺之妙法也

獲恐
護誤

此症用獲肺
飲亦佳

白朮人參百合各二錢白朮天冬各一錢麥冬
三錢欬冬花五分天花粉桔梗各六分水煎服

人有兩目眈眈面無血色兩脇隱隱作痛熱則吞酸寒則發嘔痰
如鼻涕或清或黃臭氣難聞淚乾皆澀嘗欲合眼睡臥不安多
驚善怖人以為肝經之癆瘵也誰知是肺癆次傳於肝乎夫肺
金尅肝木者也使肝木本旺肺何能尅之無如腎癆之後久不
生肝則肝木無滋潤之氣肝弱可知肺即乘其弱將蟲氣交於
肝肝欲拒之而無力不得已順受其蟲氣矣肝為腎之子腎見

肝子已受蟲氣，惟恐肝氣不敵，乃移其腎氣以生肝，而蟲氣即因腎氣之移而同移入於肝矣。蟲蝕肝血，肝又何養乎？治法仍須救腎以生肝，兼之生肝以殺蟲也。方用援療湯，白芍一兩，當歸一兩，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茯苓五錢，鼈甲五錢，白微二錢，水煎服。十劑少痊，二十劑更痊。服三月，乃愈。此方肝腎兩治之湯也。止鼈甲白微，乃殺蟲之味，不寒不熱，既無偏勝之虞，能補能攻，又是兩全之道。殺蟲於無形，起死於將絕者也。或謂痰色青黃，方中消痰逐穢之品，似不可少，不知蟲入腎肝，非直救二經，何能奪命？况消痰逐穢之品，用之益傷脾胃，肝既受蟲之侵，正欲移傳於脾，倘再傷之不引蟲入於中州乎？故寧大補腎肝，使二臟受益，其痰自化，斷不敢輕用消痰逐穢之品，以再傷脾胃耳。

此症用療療湯亦佳

白芍熟地各五錢，當歸四錢，鼈甲三錢，饅魚骨燒黑灰三分，北五味十粒，水煎服。

人有胸前飽悶，食不消化，吐痰不已，時時溏瀉，肚痛腹脹，空則雷鳴，唇口焦乾，毛髮乾聳，面色黃黑，微微短氣，怯難接續，便如黑汁，痰似綠涕，人以為脾經之癆瘵也。誰知是肝癆，而傳於脾乎？夫五臟之癆，傳入於脾，本不可救，不必更立救脾癆之法也。雖然人有胃氣一綫未絕，無不可接續於須臾，脾與胃為表裏，胃絕則脾絕，萬無生理。脾絕而胃未絕，尚有生機，正不可因其肝蟲之入脾，即諉於天命之絕也。余自行醫以來，曾救一婦人，得此症，脈又細數，眾醫皆以癆病傳脾為必死之症，其夫亦棄之不治。余見飲食知味，謂其夫曰：尊正尚有一線可救，何忍看其死而不一援乎？其夫曰：眾醫皆棄而不治，非我不欲生之也。余

勸其單服二白散用山藥芡實各等分約各四觔萬年青四大片各炒磨為細末入白糖一斤滾水調服遇饑即用無論數次其婦聞之如法喜吞頭一日即服五大碗約五月每日如此脾氣漸服漸愈竟得不死問其前後所服幾何約百斤也後見余稱謝因備誌之以助行醫方法之窮一味既能健脾尤能補腎腎脾兼治所以奏功况萬年青殺蟲於無形入之於二味之中蟲亦不知其何以消滅於無踪也此方不特單治脾癆但不可責其近功耳若加入人參二兩以助胃氣則胃氣更健脾氣尤易援耳

此症用援怯

湯亦妙

白朮山藥各一兩茯苓三錢人參三錢芡實五錢
白微一錢鰻魚骨末五分肉桂三分水煎調服

人有陰虛火動每夜發熱如火至五更身涼時而有汗時而無汗



覺骨髓中內炎飲食漸少吐痰如白沫人以為骨蒸之癆瘵也誰知是腎水不能制火乎夫腎中水火必須兩平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水不足火始有餘骨蒸之病正坐於火旺水虧耳治法不必瀉腎中之火但補其腎中之水則水足濟火腎既不熱骨髓之內外何能熱乎方用涼髓丹地骨皮一兩丹皮一兩麥冬五錢金釵石斛三錢牛膝二錢茯苓二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而內熱輕再服四劑內熱盡除服一月而前症盡愈此方用地骨丹皮不特補腎中之水且取其能涼骨中之髓與消骨外之血也夫骨中髓熱必耗其骨外之血骨外血熱必燥其骨中之髓故兼用二味則髓與血兩治無太熱之虞腎中寧獨熱哉况石斛牛膝無非補腎陰之味陰旺則陽平水勝則火退骨蒸不蒸而癆瘵何能成哉

此症用補陰

湯亦佳

玄參麥冬丹皮地骨皮
熟地各三錢水煎服

人有氣虛氣息短促不足以息與癆役形體氣急促者迥殊頓於
語言飲食無味身體困倦人以為氣癆也誰知是陽虛下陷由
於內傷其元氣乎夫元氣藏於關元之中上通肺而下通腎元
氣不傷則腎中真陽自升於肺而肺氣始旺行其清肅之令分
布於五臟七腑之間若元氣一傷不特真陽不能上升且下陷
於至陰之中以生熱矣此熱乃虛熱非實熱也實熱可瀉虛熱
宜補故必用甘溫之藥以退其虛熱然而單用甘溫以退其熱
不用升提之味以挈其下陷之陽則陽沉於陰而氣不能舉雖
補氣亦無益也即升提其氣矣不用補氣之味則升提力弱終
難輕舉其氣也方用補中益氣湯人參五錢白朮五錢炙黃芪
三錢當歸三錢陳皮五分甘草五分升麻二分柴胡三分加貝
母一錢水煎服一劑氣升二劑氣旺十劑生力胃氣大開前病
頓失補中益氣湯乃李東垣一生學問全注於此方妙在用柴
胡升麻於參朮芪歸之內一從左旋而升心肝腎之氣一從右
旋而升肺脾胃命門之氣非僅升舉上中二焦之氣也

此症用提陷
湯亦效

黃芪麥冬各五錢白朮人參各二錢甘
草三分桔梗一錢神麩五分水煎服

人有血虛者面無色澤肌肉焦枯大腸乾燥心多怔忡健忘不寐
飲食少思羸瘠不堪夜熱無汗人以為血癆也誰知是肝燥而
生火乎夫肝中火盛往往自焚終由於腎水之不能生木非失
血吐於外即耗血燥於內耳肝既自燥火生木中正可火生木
外似乎心火得肝木之火而旺矣無如木中有水則肝可生心

木中有火則肝能焚心故火在心中可取給於肝而火在肝中則自顧之不暇耳然則治法必先治腎而治腎必先補水也方用玄參一兩丹皮五錢沙參五錢白芍一兩當歸五錢甘菊花三錢茯苓三錢麥冬五錢水煎服十劑夜熱除二十劑燥症解三十劑各病均愈此方名爲滋肝飲實補腎以滋肝也肝得腎水之滋則肝木之火不發何致自焚而成癆哉

此症用加減
四物湯

川芎當歸生地各五錢熟地一兩丹皮三錢水煎服

人有過於貪饕燔熬烹炙之物馨香甘肥之品盡情恣食以至食不能化胸中胞悶久則結成痞滿似塊非塊似瘕非瘕見食則憎每飯不飽面色黃瘦肢體日削人以為因食成癆誰知是脾衰而不能化乎夫食未至而思餐者胃氣之強也食已下而難

受者脾氣之弱也過於貪饕正胃氣之強耳人恃胃氣不論精粗生冷盡皆食之未免損傷胃氣胃與脾爲表裏未有胃傷而脾不傷者然人有腎氣旺者雖胃傷而脾不能傷以腎中之火能生脾氣故脾氣不足往往補其腎火而愈今食不能消至於見食則憎是脾傷而胃亦傷單補腎中之火恐僅能生脾上而不能生胃土耳蓋脾土非腎火不生而胃火非心包之火不能長也治法必須補心包以生胃土補命門以生脾土也方用助火生土湯人參三錢白朮五錢黃芪五錢茯苓三錢甘草一錢肉桂一錢巴戟天五錢菖蒲五分山查十粒神麩五分遠志八分水煎服二劑脾氣健又二劑胃氣開十劑脾胃之氣大旺矣又十劑全愈此方上補心包下補命門中補脾胃火生而土健土健而食消不易之理也世人不知補火之道更不知補火而

有心包命門之異，所以日健脾而脾不健，日開胃而胃不開，必成癆而始止也，豈不可歎息哉。

此症用温化湯亦佳

人參茯苓巴戟天龍甲各三錢，白朮黃芪各一兩，肉桂神麴各一錢，枳壳五分，白豆蔻一粒，山查十粒，水煎服。

人有遭遇坎坷，或功名蹭蹬，或柴米憂愁，以致鬱結胸懷，兩脇脹悶，飲食日減，顏色阻喪，漸漸肢瘦形凋，畏寒畏熱，人以為因愁而成癆也。誰知是肝氣不宜，木尅脾胃乎？夫肝木最喜飛揚，一遇寒風，遇憂愁，皆鬱而不伸也。然而肝氣不肯自安於不伸，於不伸之中，而求其伸，於是上不得展舒以生心，下不得不刑尅而傷脾矣。脾上既傷，胃氣亦弱，胃氣既弱，而飲食自少，何能分潤於臟腑哉？人見其悠悠忽忽，不飲不食，疑是蟲之作祟，乃用消蟲逐穢之藥，肝氣不開，脾胃反損，愈加困頓，變成癆疾而死。

者比比也。治法亦仍開其鬱結而已矣。方用順適湯：白芍一兩，白朮三錢，人參五分，白芥子一錢，當歸二錢，鬱金一錢，陳皮三分，甘草五分，茯苓三錢，香附一錢，川芎八分，水煎服。二劑脾胃開，四劑寒熱除，十劑鬱結之症盡散矣。二十劑全愈。此方專入肝經，又能入脾入胃，舒木氣之滯，宣土氣之沉，所以能奏功之神也。若欲殺蟲祛祟，此症本無蟲與祟也，甚矣鬱癆之易治，無如人之不知治鬱何哉。

此症用適志一湯亦效

白芍茯苓各五錢，甘草枳壳半夏各五分，砂仁粒神麴香附人參各二錢，蘇子一錢，水煎服。

世有尼僧寡婦，失嫁之女，丈夫久出不歸之妻妾，相思鬱結，欲男子而不可得，內火暗動，爍乾陰水，肝血既燥，必致血枯經斷，朝熱夜熱，盜汗鬼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飲食懈怠，肢體困倦，肌

膚甲錯、面目暗黑、人以為瘀血之癆也、誰知是乾血之癆乎、凡婦女慾火一動、多不可解、慾火者雷火也、雷火一動、而天地變、陰陽乖、水隨火而沸騰、火得水而炎上、有不燒乾者乎、婦女之慾火、乃起於肝、肝火者木中之火也、雷火喜劈木者、以火從木中出也、夫肝火宜藏以肝藏血也、肝火動、則血不能藏矣、火動則血泄、况火不動則已、動則不能遽止、故火屢動、而血屢泄、動之不已、則泄之不已、血安得不乾乎、治法似宜泄木中之火矣、然而火止、可暫瀉以止炎、不可頻瀉以損水、方用消愁湯、白芍一兩、當歸一兩、葳蕤一兩、玄參柴胡一錢五分、丹皮三錢、地骨五錢、白芥子一錢、熟地一兩、水煎服、連服數劑、肝氣不燥、再服數劑、肝火可平、更服十劑、血枯者不枯、諸症可漸愈也、此方補肝木、而兼補腎水、水旺而木得其養、水平而火息、其機不必治

癆、而癆自退、補肝補腎之中、而仍有開鬱達鬱之藥也、彼徒補肝血、徒瀉肝火者、尚隔一層耳、

此症用散思湯亦佳

生地一兩、白芍丹皮各五錢、白木一兩、地骨三錢、柴胡一錢、當歸五錢、陳皮五分、炒梔子二錢、荆芥一錢、水煎服

人有濕熱積於脾胃、又加生冷之物、存而不化、久則變成寸白之蟲、或結成蝨蟲之類、以致腹痛肚疼、面黃肌瘦、盜汗淋漓、氣怯身弱、此是蟲積而不散也、夫蟲生雖因於濕熱之化、而濕熱之積實因於脾胃之虛、土堅之處、蟲不能生、土鬆則水入、水入則濕留、濕積則熱、熱則蟲生矣、然則治法不必用殺蟲之藥、但健脾胃之土、則蟲宜皆去、然蟲居土之中、既已成穴、則子孫繁衍、可知、使單健其脾胃之土、土氣薰蒸、蟲未必不死、吾恐不能盡死也、故健其脾胃、仍須佐以殺蟲之味、則拔本塞源、亦斬草除

根之道也。方用滅蟲湯、白朮一兩、檳榔二錢、史君子二十箇、人參三錢、練樹根三錢、陳皮五分、神麩三錢、炙甘草二錢、黃連三分、百部一錢、水煎服。一劑蟲下，二劑蟲大下，三劑蟲盡滅矣。不必四劑也。此方殺脾胃中濕熱之蟲，非殺脾胃中血肉之蟲也。血肉之蟲，每有靈機，濕熱之蟲，原無知識，小治尚可建功，况以治癆蟲之法，以治之乎？母怪元氣既回，而殺蟲又捷也。

此症用饅羹飲亦效

饅魚一觔，煮湯四碗，另用山藥、白朮各一兩，茯神、神麩各三錢，百部二錢，肉桂一錢，湯二碗，煎一碗服，渣再用湯二碗，煎一碗服，二劑全愈。

人有好耽麩蕪，致成酒積，脾氣損傷，五更作瀉，久則淹淹忽忽，飲食少思，時多嘔吐，盜汗淋漓，人以為酒癆之病，誰知是脾腎兩虧乎？夫酒從胃入，似宜傷胃，不知酒雖入於胃，而受之者脾也。

脾所惡者濕，而酒性正濕，是脾之所惡也。乃移而之腎，腎雖水臟，藏精而不藏濕，酒氣薰蒸，腎受酒氣之毒，仍傳於脾，而脾又不能受，遂傳大腸而出。大腸又惡酒氣之濕，不肯久留，而遽發矣。飲酒既多，下瀉必甚，下多亡陰，人安得不病乎？人之貪酒，而不啻肺腑之親，日飲如故，有加無已，不至腐腸爛胃，而不止，然則治法必須先戒酒，而後以化酒之藥，以解酒毒，仍以健脾益腎之品，以救其火土之衰，則酒癆之病，庶幾其可瘳乎？方用消酒散：白朮一兩、山茱萸一兩、葛花二錢、薏仁一兩、肉桂三分、茯苓三錢、水煎服。十劑瀉輕，又十劑瀉止，又十劑而酒積除，又十劑全愈。此方脾腎兩補，分解酒濕，而消其毒也。惟是酒性大熱，今不特不解其熱，并且用肉桂，以助其熱者，以濕之不行，由於命門之火衰也。真火衰，而邪火自盛；真火盛，而邪火自衰，則邪

水自流矣

此症用解藥湯亦可治之

白朮二兩 茯苓五錢 肉果二枚 柞木枝五錢 水煎服 十劑愈

小兒多餐水果，恣食肥甘，以致成疳，身體黃瘦，毛豎膚焦，形如猿猴，狀如刺蝟，食土食炭，人以為兒癆也。誰知是脾胃虛寒之病乎？小兒純陽，本不宜虛寒也。然而先天無虧，而後天每不能無損。蓋先天屬腎，後天屬脾胃也。小兒餐水果食肥甘，正坐於傷脾胃耳。脾胃一傷，五臟之氣不能行，六腑之氣不能運。小兒性格不常，何知樽節？水果仍餐，肥甘仍食，欲不成癆，何可得乎？治法補其脾胃之氣，調其飲食之傷，原可隨手奏效。寧至兒癆之病哉？無如世醫以膽草、蘆薈、胡黃連之類，以瀉其火，以半夏、枳殼、檳榔、厚朴之類，以降其痰，以麥芽、山查、大黃之類，以逐其食。

以梔子、棟根、烏梅，以殺其蟲，以至兒不勝任，反消損其真元之氣，無異下之石也。方用六君子湯，加減救之人參二錢、白朮三錢、茯苓三錢、甘草三分、附子一分、黃芪三錢、神麩五分，水煎服。一劑而兒之神氣轉，再劑而兒之神氣生，連服十劑，無不全愈。正不必多劑也。此方原是補氣之劑，補氣者補脾胃之氣也。小兒之病，原傷於脾胃也。先天實未常傷，脾胃之氣一轉，是後天無損。先天何不接續哉？此癆病之所以易愈耳。

此症用神人散亦甚效

人參二錢 白朮三錢 甘草五分 肉桂三分 白豆蔻一枚 神麩五分 半夏三分 山查五枚 水煎服

人有感染尸蟲，遂至釀成癆病，其症與所感之病人無異。世為傳尸癆者，男子自腎傳心，由心而肺，由肺而肝，由肝而脾，女子自心傳肺，由肺而肝，由肝而脾，由脾而腎，五臟復傳六腑而死矣。

此古人之言也。而孰知不然。傳尸癘症。感病人之蟲。視蟲所入之臟。卽於是臟見病。無不傳於脾而死。不必五臟之皆傳也。彼五臟之皆傳者。乃自傷於腎。由腎而傳心。心而肺。肺而肝。肝而次於脾耳。以自傳而爲傳尸之病。則悞之甚矣。所以治傳尸之病。不必同於治自傳之症也。雖然。傳尸之蟲。雖不擇臟而入。治法必須補胃腎爲主。而佐之殺蟲之味。蓋胃氣不敗。而津液能生。腎氣不涸。而火氣能伏。且胃爲腎之關門。胃土能消。而腎水始足。傳尸之病。未有腎水不竭者也。此腎與胃之二經。必宜兼補耳。方用移尸滅怪湯。人參一兩。山茱萸一兩。當歸三錢。乳香末一錢。蜜蟲十四箇。水蛭火煨死十四條。二蠶沙末三錢。各爲末。蜜爲丸。每日服百丸。此藥服完。而傳尸之蟲滅跡矣。古人傳祛逐癘蟲之藥。多至損傷胃腎。所以未能取效。今用人參以開

胃。用山茱萸以滋腎。且山茱萸又是殺蟲之味。同蜜蟲水蛭以蟲攻蟲。則易於取勝。尤恐有形之物。不能深入於尸蟲之內。加當歸以動之。乳香以開之。引其直入而殺之也。復慮蟲蝕。補劑以散藥味。更加二蠶沙者。乃蟲之糞也。蟲遇蟲之糞。則棄而不食。而人參歸黃。得行其功力。助諸藥以奏效也。

此症用逐尸飲亦神

人參三分。白朮二錢。山茱萸五錢。饅魚骨燒灰一錢。水煎服。

人有傳染鬼疰者。闔家上下大小。無不生尸蟲之病。是重於傳尸也。蓋傳尸止病於一人。一人死而一人又病。非若鬼疰之重也。此等之病。雖是冤鬼相纏。然初起之時。未常非尸蟲引之也。夫尸蟲作祟。已能殺人。况又有鬼邪相輔。變動不一。其爲害也更甚。其症使人夢遺鬼交。泄精淋瀝。沉沉默默。不知所苦。而無處

不惡經年累月漸就困頓以至於死一家傳染多至滅門絕戶
實可傷也葛雅川曾傳獺肝散以救然止可救傳染之初起
不可救傳染之已深余逢異人傳方名爲三清丸蒼朮半斤炒
人參三兩山茱萸一斤白微三兩麝蟲三兩阿膠三兩白芍十
兩鼈甲十兩饅魚骨三兩白朮一斤柏子仁不去油四兩地骨
皮十兩沙參五兩肉桂一二兩地栗粉一斤神麩三兩貝母二兩
各爲細末蜜爲丸每日早晚各服三錢服一月而鬼氣散服二
月而尸蟲死矣一家盡服之斷不致有絕門滅戶之禍也此方
補陽氣以制陰則鬼不敢近滅尸氣以殺蟲則祟不敢藏有攻
之益無攻之損起白骨而予以生全救闔家而令其壽考功實
偉焉

此症用散症
飲亦佳

鼈甲炒爲末五錢狐心末一錢人參二錢甘草三分神麩二
錢白芍五錢山茱萸五錢白芍五錢水煎服服一月即愈不
再傳

人有花前月下兩相盟誓或阻於勢而不能合或盡於緣而不能
逢遂思結於心中魂馳於夢寐漸而茶飯懶吞語言無緒悠悠
忽忽終日思眠面色憔悴精神阻喪因而畏寒畏熱骨中似疼
非疼腹內如餒非餒人以爲癆病之已成也誰知是相思之惡
症乎夫相思之症原不必治遇情人而鬱開矣然而情人何易
急得醫道豈竟無他治哉大約相思之病先傷於心後傷於肝
久則傷於脾胃欲治相思之症宜統心肝脾胃四經治之治此
四經多有得生者未可信古人之言以相思之症爲不可治之
病也夫傷心之病本不可治如何相思之傷心猶爲可救蓋思
其人而不得必動肝火火動生心其實一綫之延正籍此肝木

之火以生心也。用平肝解鬱之品佐之補心安神之味。益之開胃健脾之藥。則肝氣一舒。心火自發。不必去生脾胃之土。而相思病可逐漸而衰也。倘更加人事之挽回。何病之不可愈哉。方用遂情湯。香附三分。白芍一兩。荆芥五分。麥冬三錢。茯神三錢。白朮三錢。生棗仁三錢。人參五分。神麴三分。甘草一分。柴胡五分。白芥子五分。水煎服。十劑肝氣開。又十劑心氣開。又十劑脾胃之氣大開矣。此方補多於散。貴在調和。不貴在爭戰也。倘作癆瘵治之。反無生機矣。

此症用鬱蓮散亦甚佳

白芍一兩。柴胡八分。香附五分。鬱金一錢。生棗仁一錢。茯神二錢。巴戟二錢。蓮子心三錢。麥冬五錢。丹參三錢。木煎服。

夢遺門

人有用心過度。心動不寧。以致夢遺者。其症口渴舌乾。面紅顴赤。眼閉即遺。一夜有遺數次者。疲倦困頓。人以為腎虛之過也。誰知是心虛之故乎。夫心喜寧靜。不喜過勞。過勞則心動。心動則火起而上炎。火上炎則水火相隔。心之氣不能下交於腎。腎之關門大開矣。蓋腎之氣必得心氣相通。而始能藏精而不洩。今心不能攝腎。則精焉得而不走乎。雖然心未常不惡腎之不藏也。無如心欲攝腎。而力不能也。然則治法何必治腎。補心中之虛。而夢遺自止矣。方用靜心湯。人參三錢。白朮五錢。茯神五錢。炒棗仁。山藥各一兩。芡實一兩。甘草五分。當歸三錢。北五味十粒。麥冬五錢。水煎服。二劑遺止。十劑永不再遺也。此方大補心氣之虛。全不去瀉心之火。蓋火之動由於心之過勞。是火乃虛。

火非心之實火也實火可瀉虛火宜補世人以實火瀉之此夢遺之所以不能止也

此症用斷遺神丹亦效

人參一兩山藥五錢芡實五錢
麥冬五錢北五味一錢水煎服

人有朝朝縱慾漁色不厭遂至夢遺不能止其症腰足痿弱骨肉痠疼夜熱自汗終宵不乾人以爲腎火之作祟也誰知是腎水涸竭乎夫腎中水火兩得其平久戰尙不肯泄夢中之遺實水火之不得平耳火衰而水旺者亦能遺火盛而水衰者亦能遺也二者相較火衰而遺者輕火盛而遺者重輕者略補火而卽痊重者非大補水而不能愈蓋火易接續而水難滋益也治法不必瀉火補腎水以制火可耳方用旺水湯熟地一兩沙參五錢北五味一錢山藥一兩芡實一兩茯苓五錢地骨皮三錢水

煎服連服四劑不遺矣此方純是補精絕不入澀精之藥以夢遺愈澀而愈遺也補其精則水足以制火之動火不動精能自止何必澀之今不特不澀且用通利之藥者以夢遺之人精竅大開由於尿竅之閉也火閉其尿竅則水走其精竅矣通其尿竅正所以閉其精竅也倘用澀藥精竅未必閉而尿竅反閉矣何日是止精之時哉

此症用熟地添精丹亦佳

熟地二兩麥冬山藥芡實各一兩北五味一錢水煎服

人有怒氣傷肝忽然夢遺久而不止凡增煩惱泄精更多其症兩脇多悶火易上升於頭目飲食倦怠發躁發脹人以爲肝氣之動也誰知是肝血之燥乎夫肝中有火得血則藏何無血則不能藏也蓋肝中之火木中之火也木缺水則木乾肝少血則肝

燥肝燥之極，肝中之火不能自養，乃越出於外，往來心腎之間，遊魂無定而作夢，其夢每多淫夢者，因肝氣之虛也。治法補肝血而少瀉其火，則火不旺而魂自歸，何夢而再至於遺也。方用潤木安魂湯，當歸一兩，白芍一兩，甘菊花三錢，北五味五分，茯苓五錢，白朮五錢，炒梔子一錢，金櫻子三錢，甘草五分，水煎服。二劑肝火平，又二劑肝血旺，又二劑夢遺止矣。再用十劑，永不復發。此方寓瀉於補之中，寓止於通之內，反能歸魂而入於肝，澀精而收於腎也。倘不知補而徒瀉之，不知通而單止之，則肝無血養，魂安能歸哉。魂既不歸，搖搖靡定，夢難斷絕，遺亦寧有止日耶。

此症用芍藥潤燥丹亦可
白芍山藥各一兩，炒梔子三錢，芡實一兩，水煎服。

人有心氣素虛，力難久戰，然又思慕美色，心中怦怦，遂至夢遺，其症陽痿不振，易舉易泄，日日夢遺，後且不必夢亦遺，見美婦而心動，聞淫語而色移，聽女音而神馳，往往走失不止，面黃體瘦，自汗夜熱，人以為心腎之兩虛也。誰知是心包之心大動乎。夫心包為心君之相，臣代君行令者也。心氣旺則心包奉君令而不敢上奪其權，心氣衰則心包奉君令而反行其政矣。治法必須補心經之衰，瀉心包之火，則夢遺可斷，而自遺亦可止也。方用強心湯，人參一兩，茯神五錢，當歸五錢，麥冬三錢，巴戟天五錢，山藥五錢，芡實五錢，玄參五錢，北五味五分，蓮子心三分，水煎服。連服四劑，夢遺少矣。再服四劑，自遺少矣。再服一月，夢遺自遺均愈。服三月，不再發。此方補心者居其七，瀉心包者居其三。蓋心包之旺，原因於心氣之衰，補其心則心旺而心包自衰。

故少加玄參蓮子以瀉心包之火而君相兩得其平矣但必須多服始能奏功積弱之勢成非一日其由來者久也漸移默奪之功烏可責旦夕哉

此症用蓮心清

火湯亦效

玄參生地各五錢丹參三錢山藥芡實各一兩蓮子心二錢麥冬一兩北五味五分天冬一錢水煎服

人有素常縱慾又加勞心思慮終宵仍然交合以致夢遺不止其症口渴引水多飲又復不爽臥不安枕易驚易懼舌上生瘡脚心冰冷腰痠若空脚顫難立骨蒸潮熱神昏魂越人以為心腎之虛也誰知是心腎二經之火一齊俱動乎夫心中之火正火也正火必得腎水以相制腎中之火虛火也虛火必得心火以相伏故心火寧靜而腎火不能動也腎火之動由於心火之衰耳心腎兩動則二火相合豈能久存於中火性炎上自然上勝

而不肯止矣一火動水猶不升兩火齊動安望其水之下降乎火升之極即水降之極也心腎之氣不閉則玉關大開安得止之然則何以救之耶仍補其心腎氣足而關自閉也方用兩益止遺湯人參一兩熟地二兩山藥一兩芡實一兩白朮一兩生棗仁一兩黃連五分肉桂五分水煎服二劑遺即止服二月諸症全愈此方乃心腎交合之聖劑心腎交則二火自平止不必單止其遺也况止遺必用澀藥內火煽動愈澀而火愈起矣

此症亦可用

兩寧湯

熟地二兩麥冬二兩黃連一錢肉桂三分山藥一兩芡實一兩水煎服

人有專攻書史誦讀不輟至四鼓不寢遂成夢遺之症久則玉莖著被精隨外泄不著則否飲食減少倦怠困頓人以為心火之盛也誰知是腎火隨心火之奔越乎夫心火易動而難靜人一

日之內無刻不動心也動心一日全籍夜分之安寢則心之血歸於肝中而腎水來滋雖腎水本來養肝而不養心然心氣既歸於肝中腎即養肝肝有不養心者乎自然以養肝者養心矣心既得養則心猶不動也惟過勞其心則心血耗損血不能歸肝而火熾腎見心火之沸騰腎不來交矣况腎未必平日之積畜則水源有虧水虧而火更旺火以引火心火乘熱而入腎客於下焦以鼓其精房於是精不閉藏而外泄矣此正氣虛絕欲脫之象也方用絕夢丹人參三錢麥冬五錢茯神三錢白朮三錢熟地一兩芡實五錢山藥五錢北五味一錢玄參一兩兔絲子三錢丹參三錢當歸三錢蓮子心二錢炒棗仁三錢陳皮三分沙參三錢水煎服十劑輕二十劑更輕三十劑疾如失此方安心之聖方即補腎之妙劑蓋合心腎而兩救之也人疑火盛

之極宜用止火之味矣不知火起勞心火乃虛火而非實火虛火可補不可瀉故大補心腎虛火自安倘執君火為實火妄用大寒過涼之藥則生機頓失矣

此症用養儒湯亦妙

熟地一兩金櫻子芡實山藥玄參麥冬各五錢牡蠣末三錢北五味五分水煎服

人有至夜脊心自覺如火之熱因而夢遺人以為河車火燒也誰知是腎水之涸乎夫河車之路即脊骨之椎也腎之路走夾脊者乃腎水之路亦腎火之路也水火相濟而河車之路安水火相勝而河車之路塞路塞者無水以灌注之也無水相通則火氣上炎而成熱脊心安得清涼哉火炎於上自然水流於下矣治法救在上之火炎必先沛在下之水涸水足火息黃河始可逆流也方用挽流湯熟地二兩山藥一兩白朮一兩澤瀉三錢

玄參一兩、北五味二錢、山茱萸五錢、水煎服。十劑熱解。二十劑遺絕。此方純是補水之味。過於酸收者，取其收斂以止遺也。夫夢遺之症，愈澀愈遺。茲何用酸收而不顧乎？不知河車之路，最喜酸澀。非酸澀則水不逆流，終日夢遺。水成順流之勢，水順流之至，則火逆衝之至矣。酸收之味，用之於澆渥之中，則逆流而上，可以救中谷之焚。火降而水更升，何至下遺之靡止乎？故春熱除而夢遺亦斷也。

此症用充春

湯亦佳

山茱萸熟地山藥芡實各一兩北五味三錢金櫻子白朮各三錢水煎服

陰陽脫門

一男子久戰不已，忽然樂極情濃，大泄不止，精盡繼之以血氣，喘而手足身體皆冷。人皆以男脫精為陽脫，女脫精為陰脫。其實男女俱有陰陽之脫，不必分男女以治之也。大約脫症俱宜治陽。蓋精脫之後，精已盡亡，是無陰也。而陽氣亦在將脫未脫之際。若不急救其陽氣，則陽氣一散，歸陰甚速。况陰性遲，而陽性速。徒補其陰，則迂緩之極，何濟於事乎？倘執補陰之說，陰已盡泄，內絕真陰之根。又從何處補起？是補陽可以續陰，而補陰難以引陽也。然陰盡繼之以血，似乎血亦宜止，而止血之藥，要不外澀藥以閉之。但內已無陰，何從閉塞？不若用補氣之劑，以助其陽氣。陽旺而陰自能生。陰陽交濟，氣血交通，自然精生血閉，不澀之澀也。方用續陰救絕湯：人參二兩、白朮三兩、附子一錢。

巴戟天一兩、水煎服、一劑血止、二劑陰生、連服四劑、可以不泄、此方補陽氣之聖藥也、用人參、固絕續於無何有之鄉、用白朮以通利其腰膈之氣、用附子以追其散失之元陽、用巴戟天補其心腎之陰、仍是補陽之藥、則陽回而陰亦回也、倘不用人參、止用附朮、巴戟、亦可奪命於須臾、然無參為君主之味、則附子之熱、無以駕馭、恐有陽旺陰消之弊、倘能以補陰之藥、濟其後、亦不至有偏勝耳、

此症用參附五味湯亦大效

人參三兩、附子二錢、北

五味子三錢、水煎服

有婦人愛風月者、盡情浪戰、以致虛火沸騰、陰精下脫、死去更甦、頭目昏暈、止存遊氣、人以為陰脫也、誰知是陽脫乎、婦人主靜、不主動、最難泄精、以婦人滿身純陰、腎中獨存陽氣也、男子成

仙者、採婦人之陽氣、以為丹母、然而採者多、而能得之者絕少、凡婦人泄精、必自動之極、而漏泄之時、其樂有不可言者、正泄其陽氣也、陽氣之泄、將一身骨髓之真陽、盡從胞胎之管而噴出、然亦止泄其氣、而非泄其精也、惟火動之極、則肝氣大開、血不藏矣、血不藏、則精亦不能固、而腎中之真陰、亦隨之俱洩、當此之時、婦人乃動極、而不能自止、情願身死以殉、故愈動而愈泄、而及至精盡、一笑而亡、惟藉男子緊抱其身、以嘴哺氣、陽不離陰之戶、然後死去還魂、是陽脫而陰尚未絕耳、可不急救其陰乎、然而救陰、不能回陽、必須仍救陽也、方用回陽救陰丹、人參三兩、黃芪三兩、當歸一兩、茯神五錢、生棗仁三錢、北五味子一錢、水煎服、一劑陽回、二劑陰生、然後方中再加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一劑煎飲、連服一月、可以還元如故、此方先用參以

挽回於一時，後用熟地山藥，以善後於平日，蓋人參實能救脫，以回陽而不能救涸，以填陰先補陽而後補陰，則已脫之精可生，未脫之氣易長，庶不至陽旺而陰消也。

此症用參朮湯亦可救
人參三兩，白朮三兩，水煎服

人有小便之時，忽然寒噤脫去，雖無陰精之泄，然氣泄即精泄也。人以為中風之症，誰知是陰陽兩脫乎？夫膀胱氣化，始能小便，此氣即腎中之氣也。人過泄精，則氣不能旺矣。氣衰則精易泄，精泄而氣益微，小便之時脫去者，未有不因過於交感泄精所致。交感時泄精以脫者，因於樂極情濃，交感後當小便而脫者，必戰敗陽痿之人，故脫於男女身上者，多有回生。脫於坑廁之地者，每難救死，蓋彼有陰陽之根，此無陰陽之倚也。然脫有不回，倘脫去昏暈，外勢縮入者，尚可救援，急以手拽出龜頭，不使

縮入，後用生人湯救之。方用生棗仁五錢，人參二兩，附子三錢，白朮四兩，菖蒲五分，水煎服。一劑再甦，二劑更健。改用調陰回陽湯，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白朮一兩，茯神三錢，人參一兩，肉桂一錢，白芥子二錢，水煎服。調理二月而愈。前方回陽于無何有之鄉，後方生陰於正可續之際，自然陽回而陰不至於驟絕，陰生而陽不至於太旺耳。或謂龜頭縮入，明是寒極，宜死之兆，不知猶有生机者，以內有陽氣未絕耳。使陽已絕矣，則龜頭反不深入，龜頭之深入者，陰欲入陽之兆也。故以陽藥急救之，而更甦矣。

此症用參朮附子湯亦可效

人參白朮各二兩，附子三錢，水煎服

人有大便之時，一時昏暈而脫者，兩目上視，手足冰冷，牙關不收。

不能語言人亦以為中風不語也誰知是陰脫之症乎夫大便之能開闔者腎主之也腎水足大便無燥結之虞腎水衰大便有滑利之患是大便之燥潤全責之腎也然大腸之病何能遽絕不知大腸過燥則火爍其水而陰絕過滑則水制其火而陰亦絕也且大腸陰絕仍絕於腎耳故腎脫而大腸亦脫惟救其腎絕而已方用六味地黃湯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茯苓八錢丹皮六錢山藥一兩澤瀉六錢水煎服一劑昏暈甦再劑言語出連服一月全愈此方非救脫之藥也然腎水枯而腎始絕大滋其腎水枯槁之時得滂沱之澤則滿溢之間無非生意是補水正所以救腎之絕豈大腸得水而反不能救其脫乎

此症用兩援湯

亦可治

熟地二兩當歸人參白朮各一兩肉桂二錢水煎服

人有並不與婦人交感一聞婦女之聲音而淫精流出雖非陰陽脫症之重然亦脫症之漸也夫陰陽不相離者也久戰不泄者腎火與腎水俱旺也惟腎水衰而火易動腎火衰而水難固久戰不泄者非惟腎中水火之旺亦心中水火之旺也心火旺腎火不敢奪其權心水旺腎水不敢移其柄惟心中水少而腎中之水始有下竭之憂心中火少而腎中之火始有下移之患聞婦女之聲淫精即出此心中水火虛極而動也而腎中水火隨心君之動而外泄矣若流而不止此陰陽將脫之候尤為危症苟不急治亦與鬼為隣治法宜大補其心腎方用交濟湯人參五錢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麥冬一兩栢子仁三錢龍骨醋炒二錢黃連五分肉桂五分當歸五錢黃芪五錢水煎服十劑雖聞婦女之聲亦止而不流矣更服二十劑全愈此方心腎兩補

少加澁精之味使玉門自閉不至經絡之大開也蓋心腎不交而玉門之關既易開心腎易交而玉門之關又難閉聞聲流精者其精原先離於腎宮故隨聞隨出亦其中之關門大開故耳所以宜用澁於補之中也

此症用葆精

丸亦佳

人參五兩白朮黃芪各一斤山藥熟地芡實各一斤北五味三兩遠志四兩炒棗仁山萸肉巴戟天兔絲子麥冬各八兩龍骨三兩醋煨金櫻子四兩蜜為丸每
日早晚白滾水吞服各六錢一料全愈

淋證門

人有小便流白濁者如米泔之汁如屋漏之水或痛如刀割或澁似鍼刺溺溲短少大便後急此膀胱之火壅塞也此症大約得之入房不使暢泄而忍精者居多夫人精泄之時必由腰腎而上趨夾脊透泥丸而下喉嚨百節骨髓無不同趨下走於陰器而出倘少遏抑之則精即止遏於中途而不得散欲反原舊之百骸而不可得于是不得已而走膀胱之路欲隨溺而泄也夫膀胱化水而不化精且與腎為表裡尤不肯將腎中之精外泄故閉塞其口而精不得出膀胱因精在門外不敢化水而水不行水不行而火乃熾于是熬乾水液精色變而為濁遂得下潤于膀胱而膀胱仍不受也乃自流於陰器而出矣治法瀉膀胱之火佐之以利水之味則火隨水流精亦隨火而散矣方用散

精湯劉寄奴一兩車前子五錢黃栢五分白朮一兩水煎服一劑即愈此方用白朮以利腰臍之氣用車前以利水用黃栢以泄膀胱之火用寄奴以分清濁而此味性速無留滯之虞取其迅逐行水止血不至少停片刻也

此症用桂車湯亦效

車前子一兩肉桂三分知母一錢王不留行二錢水煎服一劑即通

人有小便流赤濁者似血非血似溺非溺溺管疼痛人以為血淋也誰知是氣虛血壅乎夫氣旺則血行氣衰則血閉然氣虛之人多不能忍精而戰不能忍而必欲忍則精塞水竅氣衰不能推送以出由是積而內敗化為膿血矣精化為血而血無所歸仍流於膀胱膀胱不能化血隨其自流精化之血相火猶存火性作祟所以疼痛也雖然精即化血精何能多血亦宜少何終

日流而不能止不知血與血同類也精既化血則血以引血何有底止乎治法急宜止血為主然不可徒止血也止血必須補氣蓋氣能化血也方用斷血湯黃芪一兩當歸五錢三七根末三錢茯苓三錢丹皮三錢水煎服一劑血淋止二劑全愈此方用黃芪以補氣用當歸以補血氣既旺無難推送夫敗濁矣况所化精血久已外出所流者乃舊血而非敗血也今用補氣補血之藥以生新血新血一生舊血自止况有三七根之善於止血平方中用丹皮以清血中之火茯苓以分其水中之血自然清濁不至混雜壅阻得以疏通也世人不知治血淋之法以濕熱治之往往至於困頓耳

此症用玄車丹亦甚效

玄參車前子各一兩水煎服二劑即愈

人有小便之中，溺沙石者，其色不同，而堅實如石，投之熱湯之中，頃刻不能即化，其欲溺之時，必疼痛欲死，用盡氣力，始得溺出，而後快，其症大約得之入房，而又行路涉水，或加沐浴而成之者，人以為砂石淋也，誰知是腎火煎熬之故哉。夫腎火之盛，由於腎水之衰也，入房泄精，水虧之後，其火未能遽息，復加行役以勞其筋骨，則火且大動而不可止，沐浴涉水，似乎外水可以制火，詎識腎火乃虛火也，外水乘腎氣之虛，直入以遏其火，火乃不敢外散，反閉守於腎宮，腎水乃至陰之水，猶天地之海水也，海水得火而成鹽之塊，腎水得火而成石之淋，又何足怪乎。惟是外水澹水也，腎水鹹水也，腎火喜鹹而畏澹，一遇澹水之侵，腎火閉結而不得伸，乃行其氣於膀胱，煎乾鹹水而成石也。治法通其腎中之氣，利其膀胱，則腎火解而砂石自化矣。方用

化石湯，熟地二兩，茯苓一兩，薏仁五錢，山茱萸一兩，澤瀉五錢，麥冬五錢，玄參一兩，水煎服。一劑二劑輕，十劑全愈。此方不去治淋，反去補腎，以茯苓薏仁淡滲之藥，解其鹹味，以麥冬玄參微寒之品，散其火氣，以地黃山萸甘酸之珍，滋其陰水，又取其甘能化石，而酸能消石也。又慮其性滯而不行，留而不走，益之澤瀉之鹹，鹹以入鹹，且善走攻堅，領羣藥趨於腎中，又能出於腎外，迅逐於膀胱之裏，而破其塊也。倘不補腎，而惟治膀胱，則氣不能出，烏能化水哉。

此症用化沙湯亦效

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甘草二錢，澤瀉車前子各三錢，水煎服

人有感濕氣而成淋者，其症下身重，溺管不痛，所流者清水，而非白濁，人以為氣虛成淋，誰知是濕重成淋乎。五淋之中，惟此淋

最輕然而最難愈以濕不止在膀胱之經也夫濕從下受宜感於足今足不腫而變為淋是濕不入於皮膚而入於經絡且由經絡而入於臟腑矣然治臟腑之濕而經絡之濕且乎盡散何淋症最難愈耶蓋濕之能入於臟腑者乘虛而入也瀉濕必損臟腑之氣氣損則不能行水濕何能瀉耶濕既難瀉淋何能即愈哉故治濕必須利氣而利氣始能去淋也方用禹治湯白朮一兩茯苓一兩薏仁一兩車前子三錢水煎服此方利水而不耗氣分水而不生火勝於五苓散實多蓋五苓散有猪苓澤瀉未免過於疏決肉桂大熱未免過于薰蒸不若此方不熱不寒能補能利之為妙也大約服此湯至十劑凡有濕症無不盡消不止淋病之速愈也

此症亦可用氣化湯治之

白朮一兩茯苓猪苓車前子各三錢黃芪一兩升麻五分水煎服

人有春夏之間或遭風雨之侵膚或遇暑氣之逼体上熱下濕交蒸鬱悶遂至成淋絕無驚懼忍精之過人以為濕熱之故也誰知是腎虛而感濕熱乎夫腎虛者腎中之火虛也腎寒則火不足以衛身外邪得以直入于腎幸腎中之水足以外護不至于深入乃客于腎之外郭腎與膀胱為表裏腎之外即膀胱也濕熱外邪遂入于膀胱之中代腎火之氣以行其氣化之令然膀胱得腎氣而能化得邪氣何能化哉故熱不化水濕且助火不為溺而為淋矣治法急宜逐膀胱之濕熱以清其化源然而膀胱之濕熱去而腎氣仍弱何能通其氣于膀胱淋症即愈吾恐有變病之生矣故於利濕利熱之中更須益腎中之氣也方用通腎祛邪散白朮一兩茯苓五錢藟麥一錢薏仁五錢扁畜一

辨諸錢 卷之八
錢肉桂三分車前子三錢水煎服此方分解濕熱又不損腎中之氣故腎氣反通轉能分解夫濕熱也淋症去而腎受益何至變生不測哉

此症用散淋湯亦效

白朮二兩杜仲一兩茯苓一兩薺麥二錢
薏仁五錢黃柏一錢肉桂一分水煎服

人有交感之時忽聞雷轟忽值人至不得泄精遂至變為白濁溺管疼痛宛如鍼刺人以為腎精之內敗也誰知是胆氣之阻塞乎夫胆喜疏泄者也今胆氣受驚則收攝過多而十二經之氣皆不敢外泄精亦阻住而不得流逐畜積于膀胱陰器之間而胆氣不伸自顧未遑何能為十二經決斷耶所以精變為淋壅塞而艱于出也治法抒其胆氣少加導水之藥則胆氣既伸得決其一往莫禦之氣自然水通而精亦化也方用助胆導水湯

竹茹三錢枳壳一錢車前子三錢白芍五錢蒼朮三錢滑石一錢木通二錢薏仁三錢猪苓二錢水煎服二劑少愈四劑全愈方中雖導水居多然導水之中仍是抒胆之味故胆氣開而淋症愈耳

此症用順胆湯亦效

柴胡黃芩各二錢白芍車前子各五錢茯苓神
澤瀉炒梔子蒼朮各三錢水煎服四劑愈

人有下痢之時因而小便閉塞溺管作痛變為淋者人以為濕熱太盛也誰知是清濁之不分乎夫夏感暑熱多飲凉水或過水茶瓜皆能成痢是痢疾固濕熱所成惟是濕熱留于腸胃宜從大便而出今從小便而出者是濕熱過盛其大勢雖趨于大腸而奔迫甚急大腸不及流乃走膀胱而膀胱得濕熱之氣則肺金清肅之令不行欲化溺而不得遂變為白濁而滲出者也故

清濁不分者，專言膀胱，非大小腸也。然水入膀胱，清濁之分，全責其滲化之奇。今因濕熱不能化，非膀胱之病乎？夫膀胱氣化能出氣者，火也。濕熱非火乎？何得火而反變為白濁耶？不知膀胱寒而溺頻出，膀胱熱而溺不能出，白淋是熱而仍出者，以其有濕以相雜耳。且膀胱得火而化溺者，乃真火而非邪火也。真火化溺而易出，邪火爍溺而難出耳。濕熱之火，正邪火而非真火也。治法清膀胱之邪火，兼逐大腸之濕熱，則痢止而淋亦止矣。方用五苓散，加減治之。茯苓三錢，豬苓二錢，澤瀉五錢，白朮五分，炒梔子三錢，白芍五錢，檳榔二錢，水煎服。連服二劑，少輕再服一劑，又輕，更服二劑全愈。此方利水之藥多於治痢，何以痢先愈而淋反後愈也？蓋痢本濕熱所成，利其水則濕熱易解，水不走大腸而盡走於膀胱，則膀胱反難滲水之速，故少遲奏效耳。

效耳

此症用分濁

飲亦效

蘿蔔子一兩，白茯苓澤瀉車前各五錢，甘草黃柏各一錢，炒梔子三錢，水煎服。

辨證錄卷之八終

